說理會編

說理會編序

聖人之學所以盡性盡性之功謹獨而已此[illegible][illegible]語闇哉故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illegible][illegible]尚絅之義斯可見矣孔門之以言語求道者莫深於子貢孔子猶不然之而示之以予欲無言之教子貢於此必反求焉故得聞一貫之旨然其所成終不離於言語之科而不得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並稱德行非以其謹獨之功有所不足耶著書者言語之見於文字者也使其爲文果知一貫亦不過子貢之支流耳而何足以語聖功哉陽明先師謂後世著述揣摩失真甚是戒人

之以著述亂正學也本在門下實親聞之焉敢不謹師傳哉顧歲月因循老已將及而同門之士傳布先師之學殆遍天下說辭之善無以加焉然默成如顏淵諸賢蓋不多見爲說既長或乖經典則聽者不能無疑於義之未精矣竊獨懼焉故述此編凡疑雜之說悉辯明之以質同志大抵以經義發先師之意則不詭於聖人而學者亦有所依據夫豈好辯而別立一門戶哉孔子晚而贊易脩經懼道之失傳也愧德未成不可以擬孔子然願學之志豈敢後人夫文字之發揮亦猶言語之講解本非闇然之德但寫眞傳神畧存影象庶幾有可想

見耳因言友求亦足自淑雖老猶得以日孳孳也若任
衰頽而并自棄併其所聞而失之則無以自解矣豈謂
性可以言語盡哉

嘉靖甲寅歲季夏望日彭山季本自序

說理會編目錄

性理二

卷之三

卷之五

實踐一

改過

卷之六

實踐二

韜晦

處死生

不枉已

審出處

明去就

讓國

處惡人

心政

易緯

焦延壽易林

京房火珠林

楊子雲太玄

常法和所傳靈棊經

郭璞洞林

關子明所傳洞極眞經

衛元嵩元包

司馬温公潛虛

邵康節皇極經世　附梅花數

說理會編目錄終

說理會編卷之一

越　季本撰次

吳　表[illegible]訂正

性理一

理氣　附陽明陰晦分善惡及夜氣之說

極者、至極之名、如至道至德至聖至誠之至、謂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私僞之雜也、極謂之太極則入於無矣、如太虛太清太上之云、非無不可以爲太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者、以無極名太極也、太虛太清太上道家亦嘗言之、但以太言於極、則於理爲實耳、蓋理者、

仁義禮智而已矣太極動而生陽仁禮之所以顯靜而生陰義智之所以藏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之謂矣合而言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之謂矣知太極之爲理則當言於陽明之主宰而陰晦者則屬於氣矣

易者陰陽不偏之名陰陽不偏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然後謂之變易理斯至矣故曰易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能生者皆陽也動者生之出機也靜者生之入機也由太極而言生皆理也則主乎陽而已矣故陽生於外則陰藏於內矣陽中之陰動之極也陰

達於外則陽生於內矣陰中之陽靜之極也故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復者復還之義如一陽復於五陰下之復故言於靜中之動非謂重復也若以重復言則所謂動極靜極者初猶未極必至未後而始得爲極耶非太極之義矣

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古聖賢論理氣無如此二語分明者程子謂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也蓋以人生而靜言之生則氣感而有形矣靜以上則理常爲主不動於氣故氣即性也若形著之後隨氣所動而理不爲

主則性即氣矣此告子以生為性而孟子辯其不然
正恐認生為性而理不為主則動於欲而不知耳如
惻隱羞惡皆性之所生也故皆言心苟無心以主之
則氣動而昏惻隱或流於姑息羞惡或過於慙憤非
率性矣不可以言道惟曰惻隱之心乃可為仁羞惡
之心乃可為義心也者性之所存也形而上者也為
氣之帥而氣聽命焉則為率性之道故養氣工夫惟
在持志此聖賢論理氣之要旨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指虛明者而言陽也形而下者謂之
器指成形者而言陰也此陰陽之大分也陰用事則

陰陽不交而爲否陰陽交而爲泰故道之
者陰陽之交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謂此也
陰陽合德則爲道陰陽合德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偏於陽則陰隨陽而急躁偏於陰則陽隨陰而沉淪
此則墮於氣矣陸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
謂其不偏也
陰也者氣之藏也陽氣者理之運也氣藏則陽之爲理
者寂理運則陰之爲也者通寂則萬物於此歸焉故
靜時泯於無形通則天心於此見焉故動時顯於有
象

理在陽分虛明而已矣本無形也凡氣之往來屈伸而有形可想者皆理之所運也故事至則萬物各是其象而昭明者著事往則萬物各歸其根而主宰者存昭明者陽神之所由顯也主宰者陰魄之所由藏也顯者仁藏者智此本體動靜合一之妙也至於氣聚成形則昏濁而屬於陰分矣

靜而未發者理也以其氣之退藏則時乎陰用事矣故遂謂之陰而理之常存所謂陰中之陽也動而有形者氣也以其理之推行則時乎陽用事矣故遂謂之陽而氣之依泊所謂陽中之陰也理常存者陽主陰

也氣依泊者陰從陽也此陰陽之正也茍失其正則靜常昏動常擾矣

日照月臨本無知覺雖麗於陽乃陰氣之成象者也然運行不息常昭明焉則陽體之虛靈爲之也陽中之陰也舉此則風雨露雷之變可以類推矣石言鬼嘯微有知覺雖附於陰乃陽神之曜靈者也然智識不全常昏蔽焉則陰體之壅塞爲之也陰中之陽也舉此則鳥獸虫魚之偏可以類推矣陽中之陰陽爲主也故氣命於理而常昭明者陽不統陰則動而擾矣故雖天理亦有時而不顯陰中之陽陰爲主也故理

着於氣而常昏蔽若陰不撓陽則靜而正矣故雖夜氣亦無特而不淸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但先儒論此則曰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特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内而後氣不散特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易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即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

晝之知、主宰之顯乎外也、雖當紛擾而一眞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即覺、此惟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

陽以無形而得名、無形則微、微則極於至虛、陰以有形而得名、有形則著、著則極於至實、至虛者、陽之所以明也、明屬於理、至實者、陰之所以晦也、晦屬於氣、陽從無生有、而氣始凝、氣凝則爲陰矣、陰自有歸無、而理始復、理復則爲陽矣、陰可以爲陽、陽可以爲陰、其自相推移以成變化、豈有二體哉、故謂陽爲理、而不

能無氣謂陰爲氣而不能無理則可若混理氣爲一而槩以不離不雜言之則失陰陽所主之輕重矣

陽本真精之藏於陰者顯而爲明陰本浮氣之散於陽者凝而爲質謂陽非氣不可也但靈處不可以爲陰謂陰非理不可也但晦處不可以爲陽故以理言則陽在陰中以氣言則陰在陽中

氣之推盪必在陽中如野馬絪緼皆氣也而散入虛空則氣爲理闢而可見者理矣理之退藏必在陰中如精神收斂皆理也而聚歸體魄則理爲氣閉而可見者氣矣理可見者無形之見見在內也陽也陰之主

也氣可見者有形之見見在外也陰也陽之客也陽中雖不能無氣而氣實無爲則亦不過浮氣而已陰中雖不能無理而理實有障則亦不過沉魂而已故陽言乎理陰言乎氣明晦主客之分也

陽明陰晦明者理之精純晦者氣之雜揉陽閉而昏則入於晦陰開而醒則復於明明晦雖有二名其實一體更變化者也故陽主善而惡不自陽生凡陽之惡皆陰爲之也陰主惡而善不自陰生凡陰之善皆陽爲之也程子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以理之墮於氣質者言也故以水

之流出有清濁者爲喻葢元初水本來無濁也此以明人性源頭本善旣動則屬生旣生而墮於氣質則有不善耳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也理爲形氣所拘隨氣而動故有不善然形氣中有靈覺處即是此理之呈露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至謂善惡皆天理意亦如此但理天理也性天命也旣出於天豈得着一毫惡乎大抵陰陽之分不明則語不免於鶻突矣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氣也從微至著而復歸於無無中生有而有化爲無者也然其無也其幾不息即是氣

毋又似乎有矣故不直曰無而謂之微言萬有所含而幾自此發也

理也者陽明之昭著也得理爲心故心謂之明德爲氣所蔽則悔矣

氣開則爲知覺氣蔽則爲昏昧知覺者理之呈露者也氣凝而蔽陽則成形質昏昧而爲陰矣

氣結成形凝爲死塊其中黙而運者陽氣之復也復而靈者清通而露知覺也其蠢然動者亦陽露而困於陰陰重故也雖亦陰靈然無知覺若靈在陰中一觸即覺是通乎夜之知也時雖知覺泯焉而黙運者未

嘗息故死塊之中默運者其靈不昧則屬乎陽矣此足以明孟子夜氣之義

知者天理之明心之主也知不為主則靜而昏動而散其昏與散者氣也所以散者物交物引之而已由於心之官不思是心不為主也無主則知昏知昏則物擾矣惟早作夜休有時而寐則嚮晦入宴息雖聖人亦必如是此與天地之昏夜同乃氣機出入之常也當其寐時魂藏於魄五臟之神各歸所寓則入於虛矣然游氣往來常依其室聖人五行之氣無所偏勝則清通而知不昏故一觸即覺是謂虛靈衆人氣有

偏勝則所蔽者重而不易開此虛而無主所以常昏而卒歸於醉生夢死也夜氣不足以存正謂此耳

理氣分乾坤之德　附論自然

陽能主陰曰乾陰不撓陽曰坤乾言確然堅剛不匱之意也坤言隤然頽墮無爲之意也

理主乎氣則氣之流行皆道乾統乎坤也理墮於氣則氣之流行皆妄坤迷失道也

天下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者天地之大象陽也者發揚之義也陰也者庇蔭之義也陰顯於陽則爲發揚發揚則動矣陽含於陰則爲庇蔭庇蔭則靜矣動靜

迭運循環無端動則主進而其性不屈其德確然純陰而已矣靜則主退而其性無爲其德隤然承陽而已矣故剛柔者陰陽之德也仁義者剛柔之善也健順者仁義合德純一不已之誠也健順之外無仁義仁義之外無剛柔剛柔之外無陰陽故以陰陽剛柔仁義互相發明則可以陰陽爲氣剛柔爲質仁義爲德析而爲三則不可蓋元亨利貞往來不窮者形而上之道也主乎陽之明者也故屬乎天至其氣機所化凝爲形質剛者爲堅柔者爲軟此則形而下之器主乎陰之晦矣故屬乎地凡在地有形之堅軟皆在

天無形之剛柔所化也然堅軟之形在地地主藏而剛柔之德在天主運今亦未嘗不相通進但虛靈之體在天而不在地耳知此則可以知理氣之說矣

凡言天理者皆指陽剛不雜之本體能主乎氣者而言乾道也所謂無極之眞是也若地則積塊耳不可以言理而或謂之地道者則客感至前物各付物皆天理爲主坤惟順之無所雜亂而氣之所形各得其當所謂二五之精是也精即眞體之動而不雜處理之根於健者也以其氣之不雜則陰不揜陽故謂之順耳其有總言天地之道者則理與氣交妙合而凝亦

主乎天而爲言矣

愚以乾爲天謂之陽物坤爲地謂之陰物天體昭明故言天者常以理中庸曰斯昭昭之多謂之昭昭則指理矣地體暗濁故言地者常以氣中庸曰一撮土之多謂之撮土則指氣矣

男爲陽女爲陰此陰陽之大分也男非無陰而得陽爲多故常剛明而主於發越女非無陽而得陰爲多故常柔晦而主於退藏陽進陰以爲動故乾曰統天而男以帥妻爲正陰受陽以爲靜故坤曰順承天而女以從夫爲良

道形而上即理也器形而下即氣也自形而上則爲善自形而下則爲惡善主理言以其陽之明也惡主氣言以其陰之晦也理爲主則陽能帥陰而爲徒氣能從則陰不捧陽而爲順形容徒之爲帥莫切於陽君形容順之爲從莫切於自然故乾徒坤順者陽爲主也善之明也若陽不爲主而陰進焉則晦而爲惡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陽君何以能順舍陽君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陽君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乎坤者乾也聖人之言如此類者亦多矣如命自然者也然命曰天命則天

爲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焉得謂之順哉易於坤道之順屢發其意如坤之初六始交於順則有履霜堅冰之戒豫之六二亦坤體也以其得中故有介石見幾之斷正恐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乾乾因其時而惕非謹獨乎

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

坤而聽乾也則無所係累謂之自然若其不聽乾也則有所牽纏謂之不自然矣

自然則氣不擾志壹之動氣也不自然則氣為擾氣壹之動志也志不為主則雖無為自然亦流於不自然矣自然與不自然心安與不安之名也志壹則理明氣壹則理晦雖晦而明不可息故其心猶有所不安也蓋理欲交戰而不能勝心生厭苦斯謂之不自然耳

天命

天命二字本不相離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天自其流行

而言謂之命一法流行即是氣機之動然未有不本於主宰者也故命謂之天命天豈有私命哉但氣機一動則隨氣所重而大小厚薄各有所成此一定而不可易也汝命之以富貴貧賤則限之盈虛異命之以昏明強弱則質之美惡殊能變之者惟盡性耳故大德而得祿位名壽所以變貧賤也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變昏弱也然則命之所以為命豈使之隨氣動哉故隨氣動者命之晦也盡性則復於明命矣

性命一也本無彼此之分但幾有不由我制者命之運則屬於氣而自外來者也由我制者性之存則屬於

理而自內出者也性命蓋隨理氣分焉孟子以耳目口鼻言命而不言性以仁義禮智言性而不言命意正謂此蓋由理之一者而言雖耳目口鼻之欲情或得正亦性也但既爲耳目口鼻則命之拘也體常暗塞是不可以性言於命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由氣之雜者而言雖仁義禮智之行明或不全亦命也但既爲仁義禮智則性之善也體常虛靈是不可以命言於性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此明理欲相勝之幾欲人盡性以制命耳

命出於天則不容有人力之私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謂之爲則以主宰之德言

逆謂之至則以流行之勢言也此天與命之別也合

而言之則皆於穆之不已也然天命各從所遇而單

言之者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互文爾天即是命

命即是天豈有二哉死生富貴在人所稟有定分者

也而以爲有命在天豈謂其可諉之於天命哉謂人

當順受其正一聽於天理自然耳故來言配命即所

以率天命之性也性則命之在我者矣

命有拘於所稟而不可易者清濁厚薄之類是也此生

來之有定限者有迫於所遇而不可避者水火盜賊

之類是也此外至之無常形者皆氣之所爲也然均謂之命則天命也若曰天使之隨時盡道以致其命耳豈謂命本如此而人可以委乎故當脩而脩當俟而俟命也當生而生當死而死亦命也是謂立命

天無從氣之命但命之流行屬動動則或墮於氣耳氣之勢重則天亦不能勝之故爲其所掩然天無終晦之理必有開通之幾致命遂志則天命顯矣

命自天所付與於人而言就人身上說所謂自人而言謂之命也其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如人之不可以爲物手之不可以爲足此天之定命也然氣化之流行

而人遇之則謂之數如得其清者則賢得其濁者則愚得其厚者則壽得其薄者則夭遇時則富貴不遇時則貧賤遇惡人則禍遇善人則福此皆氣化之往來雖天亦不能爲主也但天以此與人使之順受即是天命也順受乎此則命自我立而爲正命矣

命有自天而言者氣數之所稟所遇是也天以此付於人曷嘗有私故凡言命者皆謂之天命有自人而言者隨其所付而順受之以天命之在我者爲主也天命之在我者性也法由此立命由此出故謂之正命一違其正則作惡降殃在天命未嘗有爽而在我者

非正命矣

凡言命者皆天命也然有自氣而言者蓋天主於生物氣化往來隨其所遇或窮或通或壽或殀無所容私焉但使人隨寓順受而已故曰莫非命也人能聽天所命不論吉凶禍福各盡其道此之謂立命能立則爲正命能立能正者天命之性而命自我立者也至於因人感召而栽培傾覆福善禍淫亦天命也故舜禹啓之有天下益與堯舜之子不有天下皆天也故

凡言命者皆自天分付人盡道而言

天未有不正之命人之所處則有正不正耳因其正而

命之以考終因其不正而命之以刑戮皆天之所爲也故曰莫非命也但盡道則能立命雖死者人所不免然得正而斃安於其所當死則謂之正命不能盡道以犯刑憲而至於桎梏以死雖安於其所當死然由不盡道以致之則謂之非正命是正不正在人而不在命也

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能歸死司寇殺之而不怨則其良心未泯而於命尚能安受也若行險亂真巧求苟免則尤爲不知命矣

總論天道性心

性也者生理之主於心者也德以此成故曰成之者性天即性之所從出以統體言也性與天一也聖人言天惟曰乾而已言乾惟曰元亨利貞而已元亨利貞者上古仁義禮智之名也性具仁義禮智而爲心即天理之本體也命者理之流行而不已者也命未有不本於天者此即純亦不已天之所以行健也故曰天命夫流行者於方動之幾見之所謂繼之者善也付與既定一成而不可易則爲成之者性矣天與人一也此即孟子性善之宗旨非以善與性分前後二時也但命有自天命我而言者謂以善分付我也天

道也有自心命事而言者謂我以善自分付也人道也皆天明也通謂之天之明命明命曷嘗有私哉由世儒以自然言天則已順氣所爲而不知其爲健德於是始分天命氣禀爲二而性亦因之告子生之謂性其說蓋由此誤且如人有生而兇暴行刼殺人者豈天有如此之命哉孟子曰非天降才爾殊也可見天之生物其流行處只是純亦不已之善道之所以爲率性也至於隨氣所遇順其勢之自然而墮落焉則屬氣化非天行健之命矣苟以氣化爲命烏得爲率性之道哉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程子之說比之張子較精以理言天以存言心無以加矣但以稟受言性則從天上分來未免有二不若言自其能生而言謂之性則與天爲一也張子言天與道從氣化上說故言性於道後言心於性後是亦以稟受言性也其曰合虛與氣合性與知覺則不知性即是情情即是道心即是知覺知覺即是性故中庸言道只曰率性性外無道

也言性只曰天命天外無性也自其所存處言之則謂之心耳其實非有二也先儒言道多主氣化之說故往往欠真切

天命之性性即命也朱子論性大意本於程張二子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是以命屬於天而性屬於物性命亦有分言處然非所以語天命之性也張子之名天與道亦以其出於天者言也其名性與心則自其具於人者言也但以虛空言天氣化言道則未有以見性之實德也朱子每以物性混於人性而多支離鶻突此皆二說起之也惟曰天者理而已

矣乃爲知道之本原耳

天命之性　附氣質之性

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着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虫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爲徤德徤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徤則爲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徃來而已形而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

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殈卵殰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爲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爲氣所乘則雖天之大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天體虛空是謂陽明一感而氣形焉神之顯也氣形而神藏於其中矣氣本凝結之物而神則陽之伸也雖無思無爲而不能過其暢達故常從其所好自然而不可測但氣盛而虛空爲其所蔽則所好者偏於氣而神不靈矣雖然神豈眞不靈哉未能開明以合一

於天體則猶在陰中如寐者之未覺醉者之未醒耳知此可以知天命之性所以墮於氣質之故矣

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爲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爲義矣仁義者由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已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

性只是天命聖門恐此義不明特於中庸篇首發之聖賢論學始終只是此意天命之外無所謂氣質之性也但理不爲主而後墮於氣質耳張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即形而下謂之器之意也程子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自形而下者言也論語言性相近習相遠謂性本不遠於我但人自遠之耳聖人語意不迫凡切己者皆以近言之此與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意同若上智與下愚不移乃言其不肯移耳非謂氣禀之性一定而不可易也

性善二字本於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合言之也性是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生理也此心之發必有所不忍以其從虗體流出洞然無礙故能通於衆情凡已所欲思與人同是善也良心之美名也若惡則各私一氣於物不通苟有黨同則乖忤者多矣是惡也背理之名也

孟子論才只就性之良能說故言性善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葢性具於心心之能運用處是才故性善而才亦善其不善者心不爲主而不思也不思是性墮在氣質中爲氣

所蔽故不能奮發乃爲不盡才耳此心爲氣勝而不思之罪非才之罪也當時告子之徒皆以氣言性故孟子特主理言正恐爲氣所勝也若氣之清濁隨其分數多寡以爲高下何必一一分疎哉程子乃以氣有清濁論才則適足以蔽本原之正其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以孟子之說爲不備也氣豈可與性並論乎又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志動氣者什九此以志爲主者言則可若氣爲主則氣動志者什九志動氣者什一矣志氣並論雖分數多寡不同而氣亦不以志爲主矣如此然後有以持志養氣分兩

事而涵養克治省察矯揉之說無不岐而爲二矣故
於氣上求助者皆自程子之說始
凡言氣質皆謂氣有清濁質有粹駁粹則美駁則惡故
言粹駁者或曰美惡也氣開而歸於質爲清氣合而
蔽其心爲濁如赤子氣未開則其竅未通故未有知
識既開則歛歸體魄而明生矣開而不盡或微有所
開則是濁氣勝而常昏閉不通此氣有清濁之謂也
氣凝爲質而質又生氣往來不已者也如木氣凝而
爲肝主於發達金氣凝而爲肺主於收歛火氣凝而
爲心主於通明水氣凝而爲腎主於潛藏土氣凝而

爲脾主於平實此五臟之氣也發達爲仁收斂爲義
通明爲禮潛藏爲智平實爲信此五臟之神也五臟
之氣人得其全則其行順序中而不偏故謂之正夫
仁義禮智之德人皆有之非物之偏得一氣者可同
也但肝氣盛而肺氣不足以勝之則過於仁肺氣盛
而肝氣不足以勝之則過於義心腎脾亦然此所謂
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然猶得一氣之
純餘氣雖不足以制之亦順序而不偏故雖不免於
偏而在肝發者得謂之仁在肺發者得謂之義在心
腎脾發者得謂之禮智信但不能合於中道耳若肝

既偏盛而又雜以餘氣肺既偏盛而又雜以餘氣心腎脾既偏盛而餘氣又雜之則一氣之中既偏盛而餘氣亦偏盛而不順序於是駁而不純不得爲美質矣此質有粹駁之謂也清濁粹駁之中有得其厚者有得其薄者有厚於此而薄於彼者其分數萬有不齊此又昏明強弱貴賤壽夭高下洪纖之所以異也
仁義禮智信爲五德金木水火土爲五氣心肝脾肺腎爲五臟五德運爲五氣五氣凝爲五臟五臟化爲五德故五德者五臟之神也得五臟中和之德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自無物欲之累若所禀一偏則物欲

隨偏而入故凡爲物欲所累者皆由氣禀有偏欲之根也但性本虛靈一隙有開悉能照破全體即復矣孟子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亦謂此耳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性若從其所重則爲氣質之偏氣不偏於所勝則爲中和之德洪範言五行而繼以五味亦有深意夫水潤下而作鹹火炎上而作苦木曲直而作酸金從革而作辛土爰稼穡而作甘此豈無因而分類哉蓋五行與五臟相配五臟與五味相宜五味者所以濟五臟之偏勝也晏子告齊景公有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正此意也如性偏而以所偏之味濟之則其偏益甚矣故五味不但飲食之賴以養生亦醫藥資之以療病也豈細故哉朱子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言物性此氣禀之偏非天命之正也夫鳥獸昆蟲雖至微之類孰無一隙之明不但虎狼蜂蟻而已今人於父子之恩私豈不過於虎狼於君臣之嚴憚豈不過於蜂蟻但私於所愛私於所畏便從氣禀上發是謂生之性而非人生而靜以上之不容說者也惟龜龍麟鳳之靈通於聖治其次則隋侯之蛇銜珠報德劉昆之虎負子渡河

顔氏之烏助墳集土董生之雞代狗哺兒亦其良心感動發於真切之誠庶可以言天命之正耳

道 附經權

中庸首章率性之率或作帥領字觧殊不知性是天德之健自有主宰道從性內流出其條理各由一路而行故謂之道性上豈能加帥哉程子以率爲順而循之可謂知性矣道本天性自然之中何待於脩但緣道已屬動恐有過不及之差故以脩言而所謂脩者亦惟治去外誘耳欲去外誘豈從外面著得人力蓋道能自覺纔一照破即外誘去矣故曰脩道以仁仁

非天性之自覺者乎如此工夫方是率性脩道只從
身上脩得脩身以道則能盡其性矣能盡其性必能
盡人物之性故以教終焉教有未孚皆道有未盡也
求其在我而已集註以性道兼人物說則脩道說不
去不得不歸於聖人立教而以禮樂刑政脩人物之
道殊不知古之教人皆以身教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雖禮樂刑政亦只是吾身處之曲盡處固亦脩己之
道也天命之性至於教而始盡此成己成物之極功
也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董子所謂道之大
原出於天一言以盡之矣人知求端於天則健德爲

主豈至混氣爲性倚迹爲道而假聲色以爲教哉

中庸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處工夫正見天命之本體故不可二字勿以戒之之辭言勿以順之之辭言戒則著意恐苦於難順則從心恐流於慾蓋不可者心之所不安處也與道爲一則安卽孟子所謂心之同然也離道則不安卽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也於不睹不聞之中而惕然有戒愼恐懼之念此良知良能之所不能自已處天之則也故中庸學惟以天命之性爲宗

率性之道言天命也謂之天命以其不離於氣耳心體

嘗明幾不可遏雜於氣者不能也故君子之學即吾心之明德也惟養其不雜之本體而已故道不待於外求世儒言道皆以天地之大化言則主乎氣矣張子以太虛言天以氣化言道然不以性爲主宰則任氣自然不可以言誠矣

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雜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道則浮沉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烏得爲聖人之道君子之道哉佛老之學於義不精有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曰權只是經也蓋不取其說矣朱子則以孟子男女授受不親與嫂溺援之以手有禮與權之分乃曰經與權亦當有辨似又不以漢儒之說爲非也夫經常道也常道歷萬世而不變惟事則有常有變事當其變不可拘常於是隨時處中權輕重而制其宜則謂之權事之不可拘者迹也制宜之中則常道也中庸所謂時中正謂道之能盡變耳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者道之常也其所損益迹之變也損益隨時非常道之所爲乎雖謂損益爲禮可也孟子荅屋廬子食色有重於禮之問

是以迹言也若以常道論之則不以禮而食不親迎而娶時可重而重之亦禮之所從宜也是嘗反經哉如其反經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亦可以爲權矣此見常道之必不可變也就如男子授受不親之禮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所反者亦只是迹非常道也嫂溺而以手援於常道何害哉漢儒之說蓋起於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夫祭仲之廢君正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之類也其反常道已甚亦惡得云合道乎然則漢儒於經字亦只認是常迹而於道字亦不知爲天理之正

也於是權變權術之說行而枉尺直尋者多矣如此則言經足矣然必繼之以權者蓋道有常心而無定體隨時順應以盡變通此道之所以為時中也君子之學雖能立不易方而於道未能一貫則智不足以周萬物感應之間迹猶未化何以能達權哉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欲人造道之極也然經不立而遽以語權其不流於權變權術者幾希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息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事至處之各當一一中節皆本於未發之中此不易之常道故謂之經方其事至之初已移步換影矣隨

機而應權輕重而處之故謂之權處之而中節則即是經矣故權者不執於前事之名也但以事之不常有者言則若有經權相對者耳

說理會編卷之一終